

子未嘗過而問焉。濱門有親死者，以善毀魯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竟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且為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性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問，同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為，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誠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為，所以豫順而也。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默。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宋 王 元 澤 傳 積六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道，必假言辭而論之矣。此莊子因而作

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聖賢本於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祛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為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

言寓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為  
透怪也故託為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  
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  
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  
厭也故推為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

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  
危言者不為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危器傾  
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  
然之分矣故曰危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  
者周之所以用而為書也以三者而詠周  
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  
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然而有自也而不可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與我  
為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  
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止  
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  
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

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  
此危言不一如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  
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與化為一時之所變與  
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夫與時偕行  
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  
所為者是則今之所以為非也今之所為

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為非也蓋才全而能  
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  
之如此而以為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  
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  
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

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虛以待物而物來則  
鳴未嘗有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  
則鳴氣息則止使天下心服而自定也故  
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  
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矣  
曾子再任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任三釜而心  
樂後任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任然而有時而任者以其  
為親也為親而任祿雖薄而及於親其心  
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任而雖三釜之薄  
而及於親其心所以當樂也任非為親而  
祿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

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害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任同也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以親為意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悅此仲尼所以有蚊虻過前之喻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通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夫聖人之道奧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矣此顏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夫一年而野者挫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塵而不

在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之變而不蔽惑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諧而無彼我也五年而來者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者達乎幽奧而神與冥會也七年而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年而不知生不知死者了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年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道而未至于大妙未足以為心得也顏成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妙亦可謂之心得矣然而與聖人有聞者聖人生而知之矣

安俟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眾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聯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

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盱眙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寔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己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生而無待必形形雖己之所具而無藉於己故影之所待者待於火日而形之所藉者藉於樸素火日明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忘此莊子所以有罔兩問影與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罔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幽陰者不可問其影居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